

540

552
578

三合斋论丛

孙以昭 著

中华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三合斋论丛/孙以昭著. —北京:中华书局,2002

ISBN 7-101-03506-X

I. 三… II. 孙… III. ①庄周-哲学-文集②经
学-文集③社会科学-文集 IV. ①B22-53②C53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2)第048994号

责任编辑:张耕

三合斋论丛

孙以昭 著

*

中华书局出版发行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38号 100073)

北京市白帆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850×1168毫米 1/32·11¼印张·261千字

2002年1月第1版 2002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册 定价:20.00元

ISBN 7-101-03506-X/I·437

目 录

庄子哲学的基本倾向及其积极因素	1
庄子哲学与养生学	18
庄子的美学思想	32
庄子的散文艺术	47
庄子的形象艺术	60
庄子的语言艺术	74
《庄子》的结构艺术	91
庄子史迁“互见法”比较论	104
庄子思想与艺术对后世的影响	121
两汉今古文经学	150
魏晋的“郑(玄)学”与“王(肃)学”	220
南北朝的“南学”与“北学”	226
唐代经学	232
戴震经学方法论初探	239
文学和经学的关系	249
孔子“思无邪”新探	267
骈文与中国文化精神	275
论古籍整理中的“注”与“译”	298

我的庄学研究	310
以科研促教学,加强基本训练,授予治学方法,理论与实践 相结合——先秦两汉文学研究生教学的几点做法	320
谭富英表演艺术管见	332
略论京剧的艺术特征	340
怀念周予同先生	349
崔恒升学兄《文史论丛》序	354
《小卷旒诗稿选》自序	355
龙门赋	356
后记	358

庄子哲学的基本倾向及其积极因素

对于庄子的哲学思想,历来看法各异。解放以后,学术界虽对庄子哲学进行了不少研究,取得一定成绩,但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总的说,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庄子哲学持否定态度的多^①。

我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庄子》一书也甚是杂驳不纯,不能简单对待。我们应以《庄子》内篇为主,同时参证外、杂篇的有关材料,运用马列主义实事求是地、平心静气地、深入地予以探究,还庄子以本来面目。这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本文试就庄子哲学的基本倾向及其积极因素发表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对庄子哲学的评价问题。

一

《庄子》一书现存三十三篇,计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古今学者大都认为内篇为庄周自著,外、杂篇则是庄周的弟子和后学所作,这种看法是可信的。从思想和艺术来看也确实如此:庄周的主要思想,内七篇已完全概括,而且自成一个体系,外、杂篇实质上是内篇的补充与发挥,而且有与内篇矛盾之处,此其一;其二,内篇精深,外、杂篇则较肤浅;其三,内篇含蓄,外、杂篇则

较显露；其四，内篇思想浑噩，唯心唯物的界限很难分清，外、杂篇则感情激越，唯心唯物的鸿沟较易判明；其五，内篇气势磅礴，仪态万方，外、杂篇虽多奇诡之谈，但格调已较内篇为低，笔力也较内篇为弱，而且文风亦殊不一致，显然不是出于一人的手笔。因此本文阐述庄子哲学，是以内篇为主，除间或参证外、杂篇的有关材料外，不论及外、杂篇。

内篇七篇自成系统，包括了庄子哲学的各个主要方面，确能反映庄子哲学思想体系的原貌。一言以蔽之，就是：《逍遥游》讲人生“一歧”。总的说，过去由于受“左”倾思想的影响，对庄子哲学持否定态度的多^①。

我认为，庄子的哲学思想极为复杂，《庄子》一书也甚是杂驳不纯，不能简单对待。我们应以《庄子》内篇为主，同时参证外、杂篇的有关材料，运用马列主义实事求是地、平心静气地、深入地予以探究，还庄子以本来面目。这对中国思想史、哲学史和文学史的研究，无疑是有所裨益的。本文试就庄子哲学的基本倾向及其积极因素发表一些个人粗浅的看法，并在此基础上谈谈对庄子哲学的评价问题。

—

《庄子》一书现存三十三篇，计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古今学者大都认为内篇为庄周自著，外、杂篇则是庄周的弟子和后学所作，这种看法是可信的。从思想和艺术来看也确实如此：庄周的主要思想，内七篇已完全概括，而且自成一个体系，外、杂篇实质上是内篇的补充与发挥，而且有与内篇矛盾之处，此其一；其二，内篇精深，外、杂篇则较肤浅；其三，内篇含蓄，外、杂篇则

本质和作用：“道”“有情有信”（“信”，成玄英疏为“实”），但却“无为无形，可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道”是宇宙的本体，产生万物的根源，“神鬼神帝，生天生地”；“道”是超时间、空间的绝对，“先天地生而不为久，长于上古而不为老”；“道”的作用极大，它无所不在，无所不能，主宰一切。不难看出，庄子是把“道”看作为绝对的精神力量的，因为这个“道”虽是一个实体，但却是“无形”和“不可见”的精神实体，而不是物质实体。《秋水》篇说“至精无形”也是这个意思。因此，从对“道”本身的解释来看，庄子的宇宙观应该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在宇宙万物中，庄子还提出了“气”的问题，《人间世》中假托孔子说：“若一志，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指出，“气”是虚而无端的，而“道”是容纳“气”的。《大宗师》也假托孔子说：“彼方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还有“阴阳之气有沍”，以及《知北游》中“通天下一气耳”等等，这些也都说明“气”是充斥在宇宙中的，当然与天地一样也是“道”所产生的，处于“道”之中，受“道”的支配。因此，从庄子所阐述的“气”及其与“道”的关系来看，他的宇宙观也应该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庄子在论述认识论的过程中也涉及了宇宙观，反映了宇宙观。庄子主张无是非，无辩，无知，他通过“道枢”、“天钧”、“天倪”这几个基本范畴来论证万物齐一，是非齐一，阐述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表达他的世界观。他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②这里就从怎样消除彼此互相对立状态的角度提出了“道枢”的范畴，然后又从为什么要消除彼此对立状态着眼提出了“天钧”和“天倪”的范畴。他又说：“物固有

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厉与西施，恢、诡、橘、怪，道通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复通为一。惟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是之谓两行。……化声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所以穷年也。”什么叫“道枢”？枢，历来俱释为“要”，成玄英说：“偶，对；枢，要也，体夫彼此俱空，是非两幻，凝神独见而无对天下者，可谓会其玄极，得道枢要也。”^③遂将“道枢”理解为“道”的关键，这意思并不算错，但尚未能完全弄清庄子的本意。《说文解字》：“枢，户枢也。”段玉裁注：“户所以转运开闭之机也。”枢，就是今天称作的转轴，是圆的，过去老聃说：“虚者，无固，所以为枢，不以心巧，因为之是愿也，所以为气。……气也者，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虚者，心斋也。”这里指出，“气”是虚而无端的，而“道”是容纳“气”的。《大宗师》也假托孔子说：“彼方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还有“阴阳之气有沍”，以及《知北游》中“通天下一气耳”等等，这些也都说明“气”是充斥在宇宙中的，当然与天地一样也是“道”所产生的，处于“道”之中，受“道”的支配。因此，从庄子所阐述的“气”及其与“道”的关系来看，他的宇宙观也应该是客观唯心主义的。

庄子在论述认识论的过程中也涉及了宇宙观，反映了宇宙观。庄子主张无是非，无辩，无知，他通过“道枢”、“天钧”、“天倪”这几个基本范畴来论证万物齐一，是非齐一，阐述他的相对主义认识论，表达他的世界观。他说：“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④这里就从怎样消除彼此互相对立状态的角度提出了“道枢”的范畴，然后又从为什么要消除彼此对立状态着眼提出了“天钧”和“天倪”的范畴。他又说：“物固有

于圆环的中心,取消了起点和终点的区别,才可以取消一切对立和差别,才可以应对一切关于是非、彼此、美丑、成毁的辩论,这也是《周易》“体圆用神”之意。可见,庄子在阐述他的相对主义的认识论的过程中也反映了自己的宇宙观——对作为宇宙本体的“道”在论证万物齐一、是非齐一时也加以阐述了。庄子在阐述认识论时,从各种角度运用了多种论证方法,从彼此、是非、美恶、名实、成亏、大小、久暂等诸方面展开了说理的讨论,他的结论虽然一致,但在论述过程中前提却有所变换,这就使得在一种场合,肯定了“道”与“物”的存在,“道恶乎往而不存”,“道通为一”,“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④;而在另一场合,为了说理的需要,他又讲什么“未始有物”,甚至连“道”的存在与否也发生了疑问,“俄而有无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⑤。但总的来说,庄子还是把“道”看作为万物的本原,不受任何力量支配的绝对的精神力量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⑥这两句话应该如何解释?乍看,似乎有点像主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意思差不多,其实不然。首先,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不是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而是渲染客观精神“道”的神通,强调人要把主观因素与客观精神的“道”相符合,认为人只有掌握了“道”,主观因素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见前引《大宗师》一段)。因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的是我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从“道”那里产生出来的,也要与之相合,而并非说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东西。再则,我认为还可以从这两句话的本身来进行分析,把它与陆九渊所说在语法上加以比较,以探求其本意。很明显,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形式:“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主谓宾的结构,而且这里主语和宾语可以对调,“宇宙”和“吾心”是完全相等的,是一个东西;“天

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则不一样，是主谓结构，前一句“天地与我”是主语，“并生”是谓语，后一句“万物与我”是主语，“为一”是谓语，而且这两句话所表达的意思也不完全相同，前一句说的是“天地”与“我”一样，都是从“道”那里一齐生出来的，是讲来源问题，后一句说的是“万物”和“我”都为一体，都要处在“道”的圆轮之中而与之相合，是谈归宿问题。所以，它表达的也仍然是客观唯心主义，而不是主观唯心主义。

虽然庄子的宇宙观是客观唯心主义，认识论是相对主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道恶乎往而不存”^⑦的提法，对“道”“在蝼蚁”，“在稊稗”，甚至“在屎溺”^⑧的进一步说明，还有“通天下一气耳”^⑨的命题，都比老子对于“道”的阐述更进了一步，西晋阮瞻来，具体得名，不能不总归客观唯心主义，况且更进了一步，物的本原，不受任何力量支配的绝对的精神力量的。

这里需要指出的，就是对“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⑥这两句话应该如何解释？乍看，似乎有点像主观唯心主义，与陆九渊“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的意思差不多，其实不然。首先，从庄子的整个思想体系来看，不是夸大主观精神的作用，而是渲染客观精神“道”的神通，强调人要把主观因素与客观精神的“道”相符合，认为人只有掌握了“道”，主观因素才能发挥巨大的作用（见前引《大宗师》一段）。因此，“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说的是我与天地万物一样，都是从“道”那里产生出来的，也要与之相合，而并非说天地万物与我是一个东西。再则，我认为还可以从这两句话的本身来进行分析，把它与陆九渊所说在语法上加以比较，以探求其本意。很明显，这是两种不同的语言结构形式：“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是主谓宾的结构，而且这里主语和宾语可以对调，“宇宙”和“吾心”是完全相等的，是一个东西；“天

(二) 人生观

在庄子看来,人生的最终目的是绝对自由——“恶乎待”,最理想的人是“至人”或“真人”(有时也称作“神人”、“圣人”),他们能够“乘天地之正,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逍遥于虚无缥缈的“无何有之乡”^⑤,而这固然要通过认识上的“齐物”,行为上的“无己”、“无功”、“无名”才能达到,其具体方法则是“充德”与“师道”。

“充德”的具体要求是:(1)“守宗”。“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命物之化”^⑥,守着根本大道。(2)“保始”。“官天地,府万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心里没有生死变化,保全天然秉赋的正气。(3)“游于形骸之内”,研究内心的德性修养。(4)“犹有尊足者存”,意即重德忘形。(5)“才全而德不形”,有应物不穷之才而看不见“德”的表现。(6)“无人之情”,不以好恶内伤天性,不增加本然之外的东西。这就是庄子关于“德”的修养方法与要点。那么,又怎样以道为师而得“道”呢?庄子在《大宗师》中虽然谈了七件事例,但主要是“守”与“坐忘”两种方法。“守”,就是由“守”而得“道”,“守”兼有看守,守而不去与守住本性两层意思。其步骤是由“外天下”、“外物”、“外生”而达到“朝彻”(豁然开朗)“见独”(见“道”),从而入于“不死不生”绝对“撝宁”(安寂)的境界。“坐忘”,就是“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意即毁弃形体,去掉一切思维功能,它比“忘仁义”、“忘礼乐”又进了一步,已经忘记一切了,庄子认为这才符合于“道”,才能“同于大通”。由此可见,庄子在《逍遥游》中只是提出绝对自由“恶乎待”的命题,点出了“恶乎待”的三个方面:“无己”、“无功”、“无名”,至于怎样才能达到“恶乎待”,并未作具体论证,这些问题是在《齐物论》、《德充符》,特别是在《大宗师》中回答的。我认为实质上不但“守”与“坐忘”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而且“充德”与“师道”这两种方法也与之相类,虽则它们强调的

方面有所不同,而由此达到庄子的绝对自由“恶乎待”的人生目的却是完全一致的。

这里还要谈一谈所谓“宿命论”的问题。今人大都认为庄子是宿命论者,即使认为庄子基本上是属于朴素唯物主义思想体系的也认为宿命论是庄子哲学中真正的糟粕。其实,也不尽然,庄子论“命”,在内篇中共有五处:

《人间世》:“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

《德充符》:“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

《大宗师》:“……求其为之者而不得也。然而至此极者,命也夫!”

《德充符》:“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

《大宗师》:“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这五处都强调“命”的作用和“安命”的重要性,前三处似乎是宿命论,后两处则很明显,庄子是把“命”与“天”、“事”一样看待,有自然现象和规律的意思。因此,我认为,至多只能说庄子哲学中有宿命论因素,而不能认为庄子是宿命论者。

庄子主张弃绝人世,宣扬绝对自由,强调一个人对社会无益才得以保全自己,这无疑是消极的,属于唯心主义的范畴。但是,庄子的人生观中也有积极的因素。其一,它强调“充德”的重要性,借形体不全之人为喻,固然重在说明形不足以累德,但也未必没有全形者更当奋勉之意,况且形不足以累德这个说法本身并没有错,只不过讲得过分玄虚了。其二,在描述绝对自由的“真人”的神通时,虽然讲得神奇莫测,实质上讲的还是一般的“人”,其中颇多世俗之语,如“不逆寡,不雄成,不谟士”,“有亲,非仁人也”^①,实质上说出一个人,特别是作为一个统治者所应具有的美德,并非一无可取

之处。又如在渲染大鹏的过程中,说大鹏虽然至高至大,翱翔在九万里的上空,但是“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还有以“适莽苍者三飧而返,腹犹果然,适百里者宿春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为喻以嘲笑蝮与学鸠这两个小虫不可能理解大鹏和以不龟手之药为喻来讥讽惠施不得“用”之道^⑧,都使得论述有了现实生活的气息,而减少了虚幻的神奇色彩。其三,所反复强调、多次阐述的关于生死是自然现象的观点也是基本上正确的。

(三) 处世哲学

庄子的处世哲学可分两部分,一是处世的原则,一是处世的方法。《养生主》主要讲处世的原则,文章的第一段是其主旨所在:“吾生也有涯,而知(智)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已而为知者,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其中“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几句最重要,前二句意谓要忘掉善恶,顺应自然,这主要是对外而言;后一句意谓要顺应自然的中虚之道,把它作为养生处世的常法。“督”是指人体内顺脊而上的中脉,本为医学名词,庄子用在这里兼有医学名词和哲学范畴两重意思,既指个人养生之术,也指对外应用之方,内外两方面意思都有。以下“庖丁解牛”、“公文轩见右师”、“泽雉”、“老聃之死”、“薪尽火传”等五个例证,都是阐述上面这个养生处世的原则,从不同方面论证养护精神的重要,是其证明观点的材料。

《人间世》主要讲入世之难,论处世之法,有以下几个要点:(1)要“虚而待物”(“心斋”),要“为天使”,不“为人使”,也就是心胸开阔,顺应自然之意。(2)要“无迁令,无劝成”,要“乘物以游心,托不得已以养中”。前者是对上、对人而言,意谓要忠于职守,不妄改上意,也不必主动行事,强令成就。后者则是对己而言,要逍遥自适,

养护精神。(3)要“安之若命”，“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不悦生恶死”，即要听任自然的安排。(4)要“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涯，亦与之为无涯，达之入于无疵”。这是说要随俗顺意，不主动为之。(5)要做到“无用之用”。这是庄子在《人间世》中的结语，也是其处世法的核心。郭沫若先生在《十批判书》中对此分析得很精辟：“‘无用者’，无用于世；‘之用者’，有用于己，全生、保身、养亲、尽年就是大用了。”无庸讳言，庄子的处世哲学基本上是消极的、唯心主义的，它过分强调了养护精神的重要和精神的作用，有宿命论的因素和与世俯仰之意。

但是，庄子的处世哲学中也不乏辩证法和朴素唯物主义的因素。“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已。”虽然结论是消极的，但是这个观点的前半部分，确实包含着辩证法的因素。之所以论述辩证而结论消极，我认为这正是庄子由积极用世而转为消极应世所必然产生的看法（关于这个问题，下文尚有论述）。此外，“庖丁解牛”中对于庖丁怎样掌握解牛技艺的描述，其意固在说明潜心于“道”遵循“缘督以为经”的重要，但也反映了劳动人民的经验，庄子所以能“体物肖似”^⑨，是因为他深入生活并善于观察和总结的缘故。只是由于把它局限在养生上，因而缩小了它的意义，减低了它的价值。尤为难得的是，庄子在《人间世》中论述处世方法时，竟然无情地揭露了统治者的污浊与罪行，概括起来，有以下六个方面：第一，刚愎自用，穷兵黩武，不听劝谏，人民大量死亡，“其行独，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焦）”。第二，不容许别人在他面前讲仁义，否则就认为你是在炫耀自己，是在害他，他就必然要害你，“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述）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恶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

之”。第三，妒嫉臣下有好的品德修养、爱护人民，一旦违逆了自己，就予以杀戮，“昔者桀杀关龙逢，纣杀王子比干，是皆修其身以下偃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第四，喜怒无常，自以为是，不接受意见，“采色不定”，“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第五，处理外交事务，表面谨慎恭敬，实际却拖延不办，“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第六，嗜杀成性，只知责人，不见己过，“其德天杀”，“其知适足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这就有力地说明庄子的处世哲学虽有消极的因素，却是饱尝了人世间忧患坎坷之后而得出来的，确实是“不得已”的，其中寄寓了胸间无限的辛酸和愤慨，他只是片面地、错误地总结了经验教训，过于强调“保身”，却绝不是什么“滑头主义”、“混世主义”。一个真正随俗浮沉、毫无主见和是非的人，能够如此尖刻地揭露、抨击统治者么？

（四）政治观

庄子的政治观主要反映在《应帝王》中，庄子政治观的主要论点是“无为”。庄子反对“藏仁以要人”的礼治，也反对“君人者以己出经式法度”的法治，主张“于世无与亲，彫琢复朴，块然独以其形立”，“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而天下治矣”。具体说，就是要做到：“无为名尸，无为谋府，无为事任，无为知主。体尽无穷，而游无朕，尽其所受乎天，而无见得，亦虚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这就不仅分析了“无为”之道的“体”和“用”，也点出了它的效果，是对老子“无为而无不为”，“为者败之，执者失之”思想的继承和进一步发挥。

庄子关于“无为”的政治学说固然是消极的，但是它的产生自有其一定的时代背景和特定的具体环境（下面尚有分析，这里不赘述），而且庄子的目的主要在于奉劝君主少做一点坏事，以消除对

抗,至于在客观上也教给了统治者以统治之术,则初非庄子之主观意图,不能归咎于他。还有,在庄子的政治观中虽有倒退论的因素,以为“有虞氏不及泰氏”,主张“浑沌”为善,但是这也不能脱离开当时的历史背景来分析,这期间蕴含着对“殊死者相枕”^②、“窃国者为诸侯”^③的动乱的战国之世的愤懑与否定以及对于纯朴安谧的“理想”社会的憧憬与追寻,给人们以一定的诱发与启示,也是不应厚非的。

应当指出,庄子的政治观中也有明显的积极因素,其中“明王之治,功盖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贷万物而民弗恃”^④,这种思想就很可贵。用今天的话,就是统治者要极其谦虚,不功归自己,又能教化人民使他们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不有所依赖。这虽然是庄子通过阐述“无为”之道提出的见解,实质上不仅是对统治者的规劝、讽刺和希望,也是对人民的赞扬和鼓励。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虽然从整体和基本倾向来看,庄子哲学还是客观唯心主义,但是其中也有不少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因素,值得引起重视。庄子着力阐述的不是自然观、认识论等纯哲学问题,他所努力探讨的是人在乱世中怎样“保身”、“全生”、“养亲”、“尽年”的问题,其实质是人生哲学:他虽然把哲理讲得玄之又玄,但总离不开讲现实社会中的事情;他虽然一再声称要忘记是非、忘记生死、忘记一切,但还是要反复讽劝统治者,大讲养生之方,大谈得“道”之法;他虽然主张弃绝人世,绝对自由,但他自己还是要著书立说,发抒情感,寄托心声。近人黄侃认为“大抵吾土玄学,多论人生,而少谈宇宙”^⑤,实为确切不易之论,不仅汉唐玄学如此,即使妙衍哲理如庄子,也不例外。

二

我们还应当进一步探索庄子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哲学思想？又应当怎样予以正确的评价？

我认为，应当从庄子所处的时代、他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阶级出身和思想渊源这几个方面来进行考察、剖析。

先看庄子所处的时代。庄子的生卒年，史书无明文记载，据马叙伦先生《庄子年表》的考证，约生于周烈王七年（公元前369年），卒于周赧王二十九年（公元前286年），与孟子同时。庄子所处的时代正当极其动乱的战国之世的中期，是战争最为频仍而统治者又最为骄横的时代，其时思想界又混乱不堪，儒、墨二家既各行其是，又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再加上公孙龙等的诡辩，愈益使人迷乱而莫知所从。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庄子家乡宋国的情况。宋国为殷微子封地，是一个腐朽的领主制国家，庄子的大半生处于宋王偃时期，而宋王偃又是战国有名的暴君，最为荒淫无道，残杀成性。在他攻袭、撵走其兄剔成自立为君之后，对外与齐、楚、魏三国为敌，对内沉迷酒色，不纳忠言，群臣有敢于劝谏的往往被他射死，他还经常用箭射一个悬挂着的盛血的皮囊，以流血为乐，名曰“射天”。诸侯皆以桀、纣目之，最后激起各国的公愤。齐国联合魏、楚二国攻杀了宋王偃，灭亡了宋国。^④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家，当然不会不对庄子的思想产生较大的影响，何况还有其他的种种因素呢。

其次，看看庄子的政治倾向、生活态度及其阶级出身。关于庄子的政治倾向，有以下几个方面：（一）他对社会的黑暗和统治者的污浊表示了很大的愤慨，已见前面对庄子处世哲学的分析。（二）